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只，各船三十余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。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“公召我來何意？”孔明曰：“特請子敬衕往取箭。”肅曰：“何處去取？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”遂命將二十只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前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前人有篇《大霧垂江賦》曰：

　　　　大哉長江！西接岷、峨，南控三吳，北帶九河。

　　　　匯百川而入海，曆萬古以揚波。

　　　　至若龍伯海、若，江妃、水母，長鯨千丈，

　　　　天蜈九首，鬼怪異類，咸集而有。

　　　　蓋夫鬼神之所憑依，英雄之所戰守也。

　　　　時也陰陽既亂，昧爽不分。

　　　　訝長空之一色，忽大霧之四屯。

　　　　雖輿薪而莫睹，惟金鼓之可聞。

　　　　初若溟濛，才隱南山之豹：漸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鯤。

　　　　然后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；渺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

　　　　鯨鯢出水而騰波，蛟龍潛淵而吐氣。

　　　　又如梅霖收溽，春陰釀寒：溟溟漠漠，浩浩漫漫。

　　　　東失柴桑之岸，南無夏口之山。

　　　　戰船千艘，俱沉淪於岩壑：漁舟一葉，驚出沒於波瀾。

　　　　甚則穹昊無光，朝陽失色：

　　　　返白晝為昏黃，變丹山為水碧。

　　　　雖大禹之智，不能測其深淺：離婁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

　　　　於是馮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：魚鱉遁跡，鳥獸潛蹤。

　　　　隔斷蓬萊之島，暗圍閶闔之宮。

　　　　恍惚奔騰，如驟雨之將至：紛紜雜沓，若寒云之欲衕。

　　　　乃能中隱毒蛇，因之而為瘴癘：內藏妖魅，憑之而為禍害。

　　　　降疾厄於人間，起風塵於塞外。

　　　　小民遇之失傷，大人觀之感慨。

　　　　蓋將返元氣於洪荒，混天地為大塊。

　　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只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“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”

　　卻說曹操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、於禁二人，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“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”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，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於禁，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余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。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弔回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

　　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二十只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“謝丞相箭！”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里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余里。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　　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“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余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卻不甚便？”肅曰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”孔明曰：“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利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白要殺我。我命系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？”魯肅拜服。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萬余枝。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嘆曰：“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”后人有詩贊曰：

　　　　一天濃霧滿長江，遠近難分水渺茫。

　　　　驟雨飛蝗來戰艦，孔明今日伏周郎。